


我等着火車從橋的那邊駛過來。

普通列車啊！車門上掛了那麼多卡其制服、書包、球鞋。

愈來愈近了。男生、女生、老人、小孩，還有那些挑擔子買賣的熙熙攘攘地擠成一堆，聽不見他們熙攘些什麼，風聲太大了，溪底的石頭回應着車輪的節奏，哐啷哐啷地過去了。

風又靜靜的刮起。

也許天冷了，孩子們不再嬉水，好安靜。

溪水溫柔的流着，只有蘆葦輕搖——輕搖。

如果你剛巧就在那火車上看到我——噯！不！角度不對，我只能看到自己罷了，而且你怎會想到就是我？

他們告訴我，聖誕紅早開了，我却不敢感動。

期待總是可笑的，所以我來到溪畔，我要畫橋，我來擺疊驕傲的石塊，來攪和一灘泥水，來聽聽海洋流傳的笑話。

你知道有那麼一天，也記得那個揮手，但你永遠沒有看見我低下頭去的眼淚是怎樣淹沒所有等待的日子——不是紀念日，只是你不經意撕去的一張薄薄曆紙而已，揉碎了。

夜夜我丟掉想念，我不能不把那些遲到的話吊起來，讓它在星星的角上孤寂的遊蕩，只因爲，遠了——唉！遠了——遠了。

曾經拼湊的音符，好似蘆絮紛飛，轉眼就在雲天裡散去。